

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

名家名篇经典阅读



依据国家教育部、中央电视台

联合主办的《开学第一课》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

爱的奉献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著

一个人对人民的服务不一定要站在大会上讲演或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随时随地、点点滴滴地把自己知道的、想到的告诉人家，无形中就是替国家播种、垦植。
——傅雷

巴金：愿化泥土

老舍：我的母亲

格洛斯：温暖你的心

尼尔森：亲密接触

程咏泉：爱如灯盏

肖复兴：窗前的母亲

刘心武：再给妈咪看那件衫

刘心武：摘青果

贾平凹：怀念路遥

安徒生：雪人

刘白羽：日出

尤今：给他们一个梦

端木蕻良：土地的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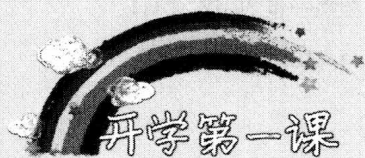
苏叔阳：早该说的一些话

阿城：父亲

林语堂：论伟大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家名篇经典阅读

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

依据国家教育部、中央电视台
联合主办的《开学第一课》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

爱的奉献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奉献 /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写.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3
(开学第一课)

ISBN 978-7-5387-3519-2

I. ①爱... II. ①中...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5377号

出品人 陈琛
选题策划 苗欣宇
责任编辑 苗欣宇
装帧设计 孙翎
排版制作 陈萍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爱的奉献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著

吉林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 700×980毫米 1 / 16 字数 / 178千字 印张 / 12

版次 /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愿化泥土.....	巴 金 / 001
我的母亲.....	老 舍 / 004
温暖你的心.....	斯科特·格洛斯 / 008
亲密接触.....	维多·尼尔森 / 011
爱如灯盏.....	程咏泉 / 013
窗前的母亲.....	肖复兴 / 015
再给妈咪看那件衫.....	刘心武 / 017
摘青果.....	刘心武 / 019
怀念路遥.....	贾平凹 / 021
雪 人.....	安徒生 / 023
日 出.....	刘白羽 / 028
给他们一个梦.....	尤 今 / 031
土地的誓言.....	端木蕻良 / 033
早该说的一些话.....	苏叔阳 / 035
父 亲.....	阿 城 / 040
论伟大.....	林语堂 / 044
我看到了一条河.....	理查德·布兰森 / 047
自画像.....	卢 梭 / 049

悼念乔治·桑.....	雨 果 / 051
穷苦人的眼睛.....	波德莱尔 / 054
论创造.....	罗曼·罗兰 / 056
我的灵魂.....	尼 采 / 058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茨威格 / 060
一个农夫的故事.....	沈从文 / 062
医 生.....	沈从文 / 074
慷慨的王子.....	沈从文 / 079
八太爷.....	老 舍 / 100
不成问题的问题.....	老 舍 / 108
小木头人.....	老 舍 / 136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	爱波斯坦·霍维茨 / 150
幸福大道145号.....	田祥玉 / 155
布拉格天空飞过荆棘鸟.....	刘俊丽 / 158
地震废墟下的深情绝唱.....	唐黎标 / 161
分享营火.....	周静嫣 / 166
赎回儿时的梦想.....	刘燕敏 / 169
搭火车记.....	海明威 / 171

愿化泥土

巴 金

最近听到一首歌，我听见人唱了两次：《那就是我》。歌声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

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三年半了。我访问巴黎，在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家中吃晚饭。朋友是法籍华人，同法国小姐结了婚，家庭生活很幸福。他本人有成就，有名望，也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在他家谈得畅快，过得愉快。可是告辞出门，坐在车上，我却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长期住在国外是不幸的事。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想。我也知道这种想法不一定对，甚至不对。但这是我的真实思想。几十年来有一根绳子牢牢地拴住我的心。1927年1月在上海上船去法国的时候，我在《海行杂记》中写道：“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1979年4月再访巴黎，住在凯旋门附近一家四星旅馆的四楼，早饭前我静静地坐在窗前扶手椅上，透过白纱窗帷看窗下安静的小巷，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却是北京的长安街和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湖和广东的乡村，还有成都的街口有双眼井的那条小街……到八点钟有人来敲门，我站起来，我又离开了“亲爱的祖国和人民”。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好像我每天回国一次去寻求养料。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仿佛仍然生活在我的同胞中间，在想象中我重见那些景象，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支持我。于是我感到精神充实，心情舒畅，全身暖和。

我经常提到人民，他们是我所熟悉的数不清的平凡而善良的人。我就

是在这些人中间成长的。我的正义、公道、平等的观念也是在门房和马房里培养起来的。我从许多被生活亏待了的人那里学到热爱生活、懂得生命的意义。越是不宽裕的人越慷慨，越是富足的人越吝啬。然而人类正是靠这种连续不断的慷慨的贡献而存在、而发展的。

近来我常常怀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成都老公馆里马房和门房的景象，时时在我眼前出现。一盏烟灯，一床破席，讲不完的被损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忘不了的永远不变的结论：“人要忠心”。住在马房里的轿夫向着我这个地主的少爷打开了他们的心。老周感慨地说过：“我不光是抬轿子。只要对人有好处，就让大家踏着我去。”我躲在这个阴湿的没有马的马房里度过多少个夏日的夜晚和秋天的黄昏。

门房里听差的生活可能比轿夫的好一些，但好得也有限。在他们中间我感到舒畅、自然。后来回想，我接触到通过受苦而净化了的心灵就是从门房和马房里开始的。只有在十年动乱期间，我才懂得了通过受苦净化心灵的意义。我的心常常回到门房里爱“清水”恨“浑水”的赵大爷和老文、马房里轿夫老周和老任的身边。人已经不存在了，房屋也拆干净了。可是过去的发过光的东西，仍然在我心里发光。我看见人们受苦，看见人们怎样通过受苦来消除私心杂念。有个时期我也想用受苦来“赎罪”，努力干活。我只是为了自己，盼望早日得到解放。私心杂念不曾消除，因此心灵没有得到净化。

现在我明白了。受苦是考验，是磨炼，是咬紧牙关挖掉自己心灵上的污点。它不是形式，不是装模作样，主要的是严肃地、认真地接受痛苦。“让一切都来吧，我能够忍受。”

我没有想到自己还要经受一次考验。我摔断了左腿，又受到所谓“最保守、最保险”方法的治疗。考验并未结束，我也没有能好好地过关。在病床上，在噩梦中，我一直为私心杂念所苦恼。以后怎样活下去？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漫长的不眠之夜仿佛一片茫茫的雾海，我多么想抓住一块木板浮到岸边。忽然我看见了透过浓雾射出来的亮光：那就是我回到了老公馆的马房和门房，我又看到了老周的黄瘦脸和赵大爷的大胡子。我发觉自己是在私

心杂念的包围中，无法净化我的心灵。门房里的瓦油灯和马房里的烟灯救了我，使我的心没有在雾海中沉下去。我终于记起来，那些“老师”教我的正是去掉私心和忘掉自己。被生活薄待的人会那样地热爱生活，跟他们比起来，我算得什么呢？我几百万字的著作还不及轿夫老周的四个字“人要忠心”。（有一次他们煮饭做菜，我帮忙烧火，火不旺，他教我“人要忠心，火要空心”）想到在马房里过的那些黄昏，想到在门房里过的那些夜晚，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时期的足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可是我像一只给剪掉了翅膀的鸟，失去了飞翔的希望。我的脚不能动，我的心不能飞。我的思想……但是我的思想会冲破一切的阻碍，会闯过一切难关，会到我怀念的一切地方，它们会像一股烈火把我的心烧成灰，使我的私心杂念化成灰烬。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做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我的母亲

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41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人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订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

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

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心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地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地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

徐徐地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23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27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期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12月26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她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温暖你的心

斯科特·格洛斯

德纳维尔的早晨天气有点冷。气温变化无常。首先，逐渐上升的热量融化了积雪，雪化成水流掉了，它流进了暴风雨冲刷的排水沟里或静静地沿着路旁镶边石流走，穿过院子一侧和篱笆下侧流到低洼地带，在那里它逐渐蒸发而至消失。然后寒冷重新来一次报复行为，带来了另一番银装素裹，冰冷的冬季再一次显示它的威严，并迫使人们藏于家中，用严寒把街上的人们赶回到各自家中。

这是最适合躲在家里的一天，我本该因为伤风留在家里等着妈妈给我做一碗汤，或者我该听一整天收音机中播放的所有新闻，想象着暴风雪不费吹灰之力就可能把道路全部封堵上。这样的一天就该如此消磨掉。

可是，我必须在德纳维尔会议中心给200人作一次演讲。这些人像我一样，无法因患感冒流鼻涕、待在家里等着妈妈给煮汤喝。无奈，我们聚集到会议中心：除了讨论一下天气，几乎没有别的话题。

我的无线麦克风因一时疏忽，少装了一个电池，偏偏又忘了带备用电池。别无选择，我只好顶风走入寒冷中，低着头，竖着领子，脚在一双肥大的鞋中来回晃荡着。

每前进一步都使我的紧身裤贴在我肌肤上，料子是冰凉的，这使我回想起我的母亲若知道我穿得如此单薄的话，她绝不会让我出屋。

绕过拐角，我发现一个小招牌，看来一间方便店就在前面。我加快脚步，走到门前，用肺里呼出的热气抵御外面凉风。住在德纳维尔的人们喜欢调侃说，德纳维尔的冬季意味着去忍耐一种“令人爽快的寒意”。当他

们的亲戚们问他们为什么喜欢住在这个海拔一英里高的城市时，德纳维尔人自豪地宣布：“这里的天气是一种干爽的寒意。”干燥，我的天！天冷得能冻跑一只铜铸的猴子，当来自北极的时速40英里的狂风抽打你们的后背时，温度就显得不怎么重要了。

在店里有两个人，柜台后一个戴着徽章的说她叫罗伯特，从她的外表看，罗伯特应该是一个期待家人能给带来热汤并给她幼小的心灵以安慰的人。但恰恰相反，她却被分配在这个边远村庄的小商店度过了一整天。这是一个接近荒废的、德纳维尔最低洼的地区。对于那些在如此寒冷天气中鲁莽外出的人们，它就像一个灯塔，一间避难所。

另一个寒冷中的“难民”是一个高个子的、上了年纪的绅士，他看上去对所处环境不以为然，他完全不急于离开这里，也不愿意把自己交给风和冰封的人行道的摆布而去冒险穿越城市。我不禁感到这个绅士已经丧失了他正常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如此的天气中走出家门，在一个商店的商品中走来走去，这个人一定是完全傻了。

我没有时间去理会一个老人，我需要一节蓄电池。有200个重要的人物在会议中心等着我回去作演讲。

老人设法越过我找到了走向柜台的路，罗伯特笑了，她没有说一个字，罗伯特收拾起他的少得可怜的物品，然后分项地把它们记入现金簿上。为了一块糟糕的卷饼和一串香蕉，老人在这个糟透的早晨强迫自己出来，多么可悲的一个错误啊！

为了一块卷饼和一串香蕉，一个理智的人会等到春天。当天气好转时，他们有可能有机会到街上自由散步，不像这个家伙，他驱使自己这老迈躯体在这个早晨奔波，好像没有明天似的。

可能真的没有明天了，毕竟，他是个年迈的老人。

当罗伯特计算完总额时，一只疲惫的、苍老的手深深地探入衣服兜内开始搜索。我想着：“你的人生旅途可能已经到站了，但我却还有许多事情做。”

搜寻着的手最终掏出一把跟他自己差不多老的零钱，几枚硬币和一张皱巴巴的美元纸币放到柜台上，罗伯特看到这些钱就像她得到了金银财宝

似的。

当少得可怜的物品被装入一个塑料兜时，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尽管她的老朋友没有说一个字，一只苍老的、疲惫的手慢慢伸向柜台，手颤抖着，然后停下来。

罗伯特小心翼翼地将兜子的塑料把撑开，套在老人那多皱的手指上，这些手指饱含了岁月的风霜。

罗伯特温柔地笑着。

她伸出另一只疲劳苍白的手，并立即握住那一双手，把它们聚拢在她棕色的脸前。

她温暖着它们，上上下下地摩抚，然后是另一侧。

她伸手拉了拉散落在他宽宽的并不弯曲的肩膀上的围巾，她拉近它并把它缠绕在他脖子上。他仍旧没有说一个字，他站在那里好像一下子凝固了他的思维。

罗伯特扣上了那个老人无法系上的纽扣。

她用眼睛看了他一眼，用一只纤细的手指抚弄他。

“现在，约翰逊先生，你可以走了，但要小心谨慎。”然而她稍作停顿为了强调而真挚地加上一句：“我希望明天在这儿能看到你。”

这些话语给老人注入了活力，他迟缓地动着，一步一挪地走着，慢慢地消失在这德纳维尔寒风刺骨的冬日里。

我随后意识到他不是进来寻找一串香蕉和一个卷饼，他来是为了得到一点温暖，以温暖他的心。

我说：“喂，罗伯特！这才是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顾客呢，他是你叔叔，邻居，还是一个特殊的人？”

我的话伤了她的感情，她并不熟悉这个老人，对于她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

亲密接触

维多·尼尔森

她是我的女儿，在她生命的第十六个年头，陷入了一场混乱之中，最近疾病接连发生，使她发现，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将快速地离她而去。她不能如己所愿像往常般地上学，我和她母亲更是不愿如此。当她蜷缩在床上时，她以毛毯包裹自己，悄悄地宣泄她的悲伤，希望能得到安慰。我向她伸出双手，企图消除在她年轻的心灵中已植根的悲苦，虽然她了解我是多么地担心，想要解除她的不快乐，但我仍需小心翼翼地采取行动。

身为一个家庭医师，我从许多因性侵犯而导致身败名裂的病人案例上，充分学习到什么是父女间不适当的亲密行为，同时我也警觉到关心和亲密是多么容易被性联想化，特别是当别人以外来的眼光来审视这种情感，或是将任何慈爱的行为误认为性爱的情感。我不禁感慨，在她2岁或3岁甚至7岁时，要安慰和拥抱她是件多么容易的事呀！但是现在她的身体、我们的社会礼教及我身为男人的事实似乎竭力反对我安慰、照顾我的女儿。我如何才能在照顾她的同时，谨守父亲和十几岁女儿之间的分歧呢？这天，我准备帮她推拿背部，她同意了。

我一边轻缓地按摩着她那骨瘦如柴的背部突起的肩膀，一边向她道歉，同时解释，我最近不在家是因为参加国际背部推拿总决赛，而我得了第四名。我郑重地告诉她，对一个忧虑的父亲而言，要赢得比赛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参加这种国际级的比赛。告诉她整个竞赛的过程，及其他参赛者的情况，同时我尝试用我的双手及手指使她紧缩的肌肉松弛，及解除她年轻生命中的压力。

我告诉她在竞赛中得到第三名的是一个畏缩、旧式的亚洲男子，他这

辈子都致力于针灸及穴道按摩的研究，他能将能量集中在指尖，将背部推拿提升为一种艺术。“他在背上又刺又戳像变戏法般精确。”我解释着，同时露一手我向老先生学来的绝技，我女儿呻吟了一下，我不确定是方法不对或力道太重引起的。接着，我向她描述获得第二名的土耳其妇女的故事。这名妇女自幼学习肚皮舞艺术，可以使肌肉如液体般波动，她作背部推拿时，手指可唤醒疲倦的肌肉及身体，积极地震颤、舞动，“她让手指作前导，而肌肉紧跟在后。”我边说边示范。

“那太怪异了！”她轻轻地从枕头中冒出一句话，是我的方法不对吗？

接下来，我在一阵沉默中推揉着女儿的背，直到她问了一句：“后来是谁赢？”

“你一定不相信。”我说，“是个婴孩！”我跟她解释，婴儿用非常细腻、极端信赖的接触去探索触觉、嗅觉和味觉的世界，仿佛世上再也没有其他的接触存在。那么轻柔地探索不可预测的世界。细弱的小手诉说着许多言语不能表达的情感，轻诉着归属感、信任及无邪的爱。我温柔地轻触她犹如轻触婴孩一般，脑中鲜活地忆起她幼小的时候——我抱她、轻摇她、注视着她在探索中成长。我领悟到她就是那个教我感受到“婴孩接触”的小孩。

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推拿和沉默后，我说我很高兴可以从世界顶尖的推拿者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已成为优秀的推拿者，可以为我16岁的女儿，痛苦地要转变为成人的女儿，作背部推拿。我默默地祷告，感谢我能拥有这样的生活，而且保佑我能同时拥有这样奇迹式的接触。